

• 1949—2001 •

烟台作家作品选

王康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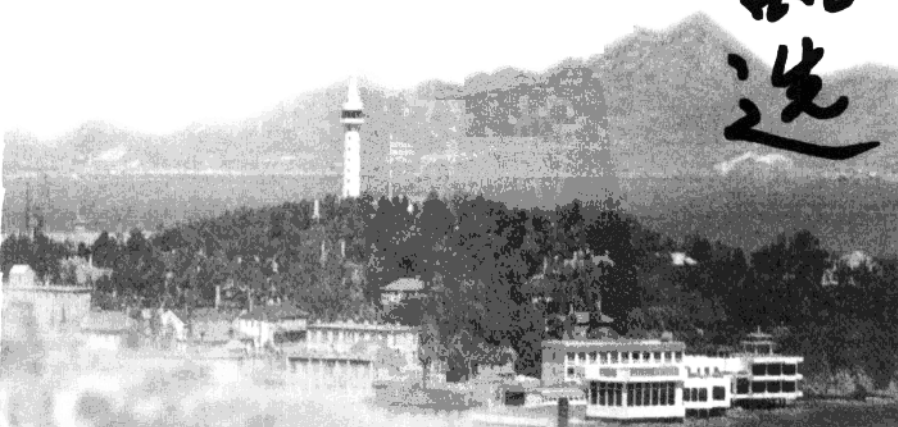
烟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烟台市作家协会

编



名作家作品选

王康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台作家作品选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ISBN 7-5063-189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299605号

烟台作家作品选·中篇小说卷

编者: 烟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烟台市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白联合国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www. zuojiachubanshe. com

印刷: 明伦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510 千

印张: 17.75

印数: 001-2500

版次: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1896-2/1 · 1881

定价: 38.00元(全套: 96.00元)

(精: 46.00元 全套: 118.00元)

高举先进文化旗帜，争取文学事业繁荣

（代序）

烟台地处胶东半岛，濒临黄海、渤海。烟台港唐代即为中国四大出海口之一，一八六二年开埠后，烟台成为中国北方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和对外重要的通商口岸。一九八四年五月，烟台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经数代人相继开发建设，烟台已成为一座美丽富饶的海滨城市。这里环境优越，气候宜人，物华泽丰，地灵人杰，历史上涌现出许多文化名人，给后人留下许多优秀的文章、诗篇及丹青、墨宝。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烟台的文学事业不断繁荣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市的文学人才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层出不穷，从而形成一支人员众多、力量强大的文学创作队伍。这些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深入生活，勤奋创作，发表、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许多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国文坛占有相当的位置。

今年七月一日，适值党的八十周岁诞辰。为了纪念这个伟大节日，烟台市文联、烟台市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了《烟台作家作品选》丛书，这是建国以来烟台文学成果的一次大总结，文学精品的一次大展示，是向党的八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优越性不但要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而且也要体现在文化上。“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进而使整个国家与社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不能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是激励人类前进的灯塔。许多优秀作品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和共产党人投向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把中华民族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第六次文代会上讲过“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这既充分肯定了文艺的作用和地位，又充分表达了党和国家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寄予的厚望。文艺作为时代的号角，成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不可取代的重要精神力量。希望全市广大文学工作者，高举先进文化方向的旗帜，始终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学习，取长补短，不断丰富、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突破、超越自己的惯有模式和原有水平；深入生活，广取博采，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平中见奇，精益求精；以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秉笔为文，不断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塑造鲜活的文学形象，更有力地反映时代风貌，更有效地体现地方特色，从而走出烟台，冲向全国，洪大世界，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社会提供更丰富美好的精神食粮。

张心骥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日

目 录

鲁班的子孙.....	王润滋	3
芝罘旧夕阳.....	卢万成	58
反思.....	郝 鉴	91
老人仓.....	矫 健	152
七叶火绒草.....	马海春	234
镇委书记.....	谭得水	277
拉拉环.....	萧 平	311
回归.....	董永智	341

学会握手.....	陈占敏	363
仇恨.....	于全胜	397
毛驴与唢呐的传奇.....	凌可新	425
黄镇长.....	滕锦平	471
傻姐.....	林 深	512
血蜚王.....	王寿成	539

鲁班的子孙

王润滋

陈年旧话

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出了个有名的木匠叫鲁班。据说，是他发明了木作工具，以后才有了木匠这个行当。世世代代以来，凡干木匠这一行的，都尊他为祖师。

黄志亮是黄家沟的木匠头儿。他教徒弟的时候，第一课讲的也是鲁班的故事。他说要成个好木匠得有两条，一条是良心，一条是手艺，少了哪一条都不成。旧社会出门耍手艺，身边总是带一尊椿木雕刻的鲁师像，过年过节烧支香供一供，磕个头，以示崇拜和尊敬。解放以后说这是迷信，就不再供了，却不舍得丢掉，藏在箱子底下。

说起黄志亮的手艺，那可是方圆百里没个敢比的。他打出的家具，传三辈儿，木头烂了榫不开。年轻的时候他有个外号叫“黄老磨”，只是这几年才没人叫了。问问村里上去点岁数的人，谁都会给你讲一个“黄老磨”的故事，不过免不了有点演义。说的是邻村一个财主，愿出高价请木匠做女儿出阁的嫁妆。不过必得让他满意，不满意分文不给。

别人不敢登门，老亮敢。谁知无论怎么下功夫，那财主总是不满意，总是嫌柜面粗，说得象他的手杖那样光滑才行。老亮笑道：“中！”就把推刨什么的都放到一边去，专心致志地用手磨起来。一直磨了三年，硬是把财主的闺女磨老了。财主草鸡了，付给他三年的工钱打发他走，他依然嘿嘿笑道：“不早着呢，你的拐杖都磨了三十年了。”从那时起，黄老亮的软性子脾气算是出了名。他做出的那大立柜，不用装镜子就照得出影儿来。

一晃，大半辈过去了，凭着一身好手艺，硬是没过上个富裕日子。老亮知足，说人哪，八尺的命难求一丈。只是有一件不顺心：没个儿子。

六0年上，老婆得了水肿病，一伸腿去了，只留下个五岁的丫子跟他作伴儿。他骑一辆除铃铛不响、浑身都响的破自行车，走村串户找营生做。车前架上装个小木座，把丫子放上去，丫子手里摇个拨浪鼓，南庄北毗响个遍。那年月，三尺肠子空着二尺半，谁还有心思打箱做柜？可一听见拨浪鼓响，都你争我抢地把老亮往屋里拖，不是叫他修修小板凳，就是叫他勒勒风箱里的鸡毛。其实谁心里都明白，那是乡亲们可怜父女俩，有意留他吃顿饭。在那些好年月里，老亮不也是这样：这家里修修小板凳，那家里钉钉锅盖、勒勒风箱，谁曾听说他收过乡亲们一分钱的工钱！好心总是得好报。人在落难的时候，最品得出人情的滋味。

有一天，在邻村的大街上，一群人围着一个外乡孩子唉声叹气。正好黄老亮走这里看见了，便停下车问个究竟。原来这孩子是跟他妈出来要饭的，妈妈狠心去了，把孩子留下了，留给这儿的乡亲们了。老亮心里好难受。罢，罢，罢！领下吧，一头牛是牵，两头牛也是牵。丫她妈活着的时候，就巴望着有个儿，好接他的木匠家什，可老天爷不睁眼，四十岁上才开怀，还是个丫头。这，就顶了吧！于是，在黄老亮的后车座上，又多了一个五岁的男孩子。两个拨浪鼓一齐摇。摇过山，摇过水；摇过春，摇过秋。摇得老亮心里悲一程，喜一程，坎坎坷坷总算走过来了。他老了，两个孩子也长大成人。丫头秀枝水灵灵的一朵花，惹得小伙子们蜜蜂似地围着转；

儿子秀川翠生生的一棵苗，姑娘们都想攀他做女婿。黄老亮嘴里不说心里道：“你们这些傻闺女、楞小子，谁也别想在俺秀川秀枝身上动心思，不见人家俩儿好成了一个头？白天里照面红红脸儿，黑夜里说话不论钟点儿。嘿！”老木匠乐得心都醉。最称他心的，是秀川这孩子心灵手巧，二十岁头儿上，就把这木匠行里的十八般武艺学了个八九不离十。小伙子性高，要自个儿挑旗子开个木匠铺。爹说别犯资本主义，他不怕，硬是开了张。结果是三天没到黑就叫大队封了门，还开了批判会。书记官在会上指名道姓把他好批一通，连老木匠也挂上了，说是黑后台。批得老头子大半年不敢在人眼前里露脸儿。亏得他手艺高，不然的话还要把他从大队木匠铺里开除呢！小木匠气得三天没吃饭，光是骂。老木匠对小木匠说：“孩子，出去躲躲，窝在家里掂锄把子，别荒了手艺。古语说得好，名师出高徒。爹是个土木匠，不想把你掖在翅膀底下，出去闯荡吧！别恋秀枝，别恋家，回来就给你们成亲。那工夫，俺就是死了，也闭得上这双眼……”说着，老木匠眼里流出泪水来。小木匠扑通跪下了：“爹，俺这辈子忘不了你的恩！混不出个样儿来，俺不回来见你！”那天晚上，老木匠让秀枝炒了几个菜，他要破例跟儿子喝几盅。一盅烈酒下肚，老木匠又给儿子讲起鲁班的故事来……

第二天，下着雪。老木匠和女儿到村头的停车点去送他。他穿一件老式布扣棉袄，是秀枝一针一线亲手做的；戴一项新崭崭的“三片瓦”式棉帽，是爹借钱刚从供销社买来的。他不嫌冷，帽耳朵冲天挽着，让风吹得直忽闪，象两只鹰翅膀。雪花落到脸上，立时就化了，化成热腾腾的水汽。当他背起那只沉重的祖传三代的工具箱挤进车门的时候，老木匠的眼窝又热了。他后悔不该叫儿子一个人走，他还年轻，筋骨还嫩，自小没离开过山沟岔儿，世上的路又这么不平……可当他看到儿子把头探出车窗，坚定、自信地向他招手时，他放心了。十五岁的时候，他自个儿不是已经走上了这条路么？……

儿子走了，在离家很远很远的省城里干临时工。不断地寄信来，寄钱来，只是一直不肯回家来。老木匠照旧在大队木匠铺里干，秀枝照旧在家里绣花。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工分虽说不值钱，日子

还凑凑合合过得下去，只是觉得生活中少了许多什么。这些，都在心里，谁都不肯说出口。那是思念，是担忧，是希望啊。终于秀枝憋不住，开口了：“爹，写封信给俺哥，叫他回来吧。”老木匠说：“别，别分他的心，别扯他的腿，该回来的时候，他就回来了。”秀枝噙泪花儿点点头。

秀川离家的这几年，世道翻了好几个个儿。翻得又叫庄稼人高兴，又叫庄稼人担心。就在今年的腊月头上，秀川突然捎信来，说是要回来过小年。老木匠和秀枝自然是欢喜的不得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大队木匠铺倒闭了。这对老木匠来说，真是致命的一棒子。那个木匠铺是入社时他一手创办起来的，风时雨时苦撑了二十多个年头，如今终于倒闭了！……

好，陈年旧话不去说它，我们的故事就从黄家沟木匠铺倒闭说起吧。

倒 闭

进了腊月的门儿就下雪，纷纷扬扬不开天。

炉里的火快要熄灭了。这是一盘用土坯和黄泥抹成的土炉，用来熬胶的。现在，胶锅子放在一边，锅子里的胶凝成了冰一样坚硬的固体。不再需要用它来胶合板隙和榫缝了。三间草屋，四面土墙，一地散乱的木头木屑，几条工作凳，几只属于个人的已经收拾好了的工具箱……这些，便是远近闻名的黄家沟木匠铺剩下的全部财产了。二十多年，什么也没有留下。风卷着雪从破碎了的窗棂间吹进来，落在老木匠的脊背上。他蹲在窗台下边，一动不动地抽着旱烟袋。

“师傅，那边冷。”

富宽老汉抬起屁股，腾出一块小木墩。他是个矮矮瘦瘦的老头，只小老亮三岁，跟随着学了二十年木匠活儿，至今也没多大长进，不敢自己动手打只柜。人笨心可诚，老了也不肯离开他的师傅，鞍前马后地干下手活儿。他逢人就说：“跟着俺师傅干，没亏吃！”老亮说：“都一大把岁数了，别师傅师傅地叫，往后叫俺老亮哥。”

他急得直摇头：“哪能呢？哪能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眼下要散伙了，他象个没娘的孩子，更觉得师傅是靠山了。砸了饭碗，一家六口子上哪儿去打食儿吃呀！……

雪沫从背后扬进来。老亮觉得冷得厉害，胸口憋得厉害。一到冬天就犯的老咳嗽病又顶上来了，暴发出一连串的难以忍受的咳嗽声，象涌上来一股潮水，好一阵工夫才平息下来。他伸出一只大手，在地上划拉了一把碎木块，塞进炉膛里。先闷了一会儿，残存的火星渐渐引上了，才冒出一股黑色的浓烟直升到屋顶，又弥漫开来；突然，呼呼几声响，火终于又燃烧起来；炉口是敞着的，火苗窜起来老高，给这阴暗、寒冷的小屋带来几分光明和温暖。老亮抬起头，依次看着他的几个伙计，眸子里闪着异样的光：大个子李忠，你一身的牛力气，为咱这木匠铺，硬是把背给累驼了。这工夫，怎么黑着脸一句话不说呢？你有啥章程能叫咱的木匠铺起死回生？黄兴，你又在眯着眼想什么鬼点子？这里边数你手艺高，也数你刁，白天上班来歇身子，晚上回家去干私活儿。你够不上个好木匠，凭天地良心说，够不上！小金子，你是咱木匠铺里的小秀才，心灵手巧，再有半年就能出徒了。可你年轻啊，还不知道做一个好手艺人有多么难。富宽哪富宽，这里边就苦了你了，散了伙你可怎么办？一个八十岁的老爹，一个病殃殃的老婆，一个上大学的儿子，一家六口要你养活，不累断你筋骨才怪呢！……唉唉，明儿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了，今儿是咱们一个锅里磨勺子的最后的一天了，也算不上是开什么会，一块掏掏心里话吧！咳咳咳咳……老木匠忍着心里的酸楚，把早就灭了烟灰磕掉，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带嘴儿的“大前门”香烟，挑开封条，分给他们每人一支：“抽吧，抽吧，俺请客。”

他自己也点着一支，狠命地抽着，都吞下了。

天近黄昏，屋子里落下黑影了。外面的风雪还没有刹下来的意思。不知是谁家屋顶上的草被掀落了，撒到这边院子里。屋后的电线呜呜地尖啸着，好象立刻就会断裂开来。五个人都默默地抽着烟，谁也不肯说一句话，仿佛一开口这小屋就会立时塌下来。

“都怨俺。”老木匠终于说。“俺没本事，没后门儿，买不

来便宜木料，打不出时兴家具，年年赔本儿，大队受损失，社员分不到钱。这不，连大伙的饭碗也给毁了。咳咳咳咳……都怨俺，怨俺……”老木匠眼里淌下浑浊的老泪。他抬起袖子擦，擦也擦不干。

富宽慌了：“师傅，你这是怎的？怎么能把刀子往自个儿心头剐！问问黄家沟的老少爷们，谁敢说你对木匠铺不上心，俺黄富宽撕他的嘴！要说怨，怨俺！俺熊，他娘的驴百岁干不出一手好活计！是俺拖了大伙的腿，怨俺！……”富宽也哭了，孩子般地哭出了声。

“也怨俺。”李忠瓮声瓮气地说。“干活光知道出死牛劲，没点儿心计，费工费料。”

“也怨俺，干活不尽力。”黄兴使劲低着头，小声说。

“也怨俺。”小金子说。

老木匠激动起来，心里象烧起一把火。他又掏烟，可手哆哆嗦嗦没个准头儿了：“这些天，俺心里就憋着句话，俺想去求支书，再宽限咱一年，过了年好好干个样儿给大伙凿看看！这么大个村子，没个木匠铺怎么成呢？家里家外，地里场上，离不了砍砍锯锯，推推凿凿，咱散了火，大伙再找谁呢？伙计们，得挺起骨子干哪！”

“要再干，俺他娘的豁上了不吃饭、不睡觉！”富宽第一个响应。

小金子说：“那，咱得交给大队五千块钱呀！不然就得罚咱。”

老亮说：“咱们拚上劲儿，兴许交得上。”

“亮叔”黄兴开口了：“现时办事得讲究点儿实际性儿，五千块钱不是吹口气吹出来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上面不批给咱木料，——别说咱，连公社木器厂都背着海参海米出去求爷爷拜奶奶。咱有啥？搬屁股给人家踏？上市场去买，五六百块一立方，贵疯了，你手艺天高，也得赔血本儿！再说，现时人家开木匠铺，都机器化了，锯料刨平打眼儿！电钮一按就中。咱凭两只手，挣屎吃也没屙的！”

“求求书记官，也给咱置一套。”小金子说。

“美你的！”李忠顶上了。“置不置对人家有啥益处？人家儿子结婚，从县里拉回一套洋式箱柜，听说是后门货，便宜着

呢！”

李忠话音一落，黄兴接上了：“亮叔，今儿当侄儿的劝你几句话，听由你，不听也由你。凭着你的名声，你的手艺，那儿捧不上个金饭碗？何苦还揽这摊子烂瓷器！这年月，亲娘顾不上热舅了，还顾什么集体！咱也赚大钱去，上东北，俺有个朋友在那干上了，一天十好几块，还有三顿酒菜伺候。你想去，过了年咱一起走，不打你的牌子，年底保你腰包满！”

“兴哥，领着俺！”小金子说。

“领着！”黄兴慷慨激昂。

这边，富宽眼巴巴地看着黄兴的脸，嘴张了几张也没吐出句话来。黄兴却并不看富宽：“亮叔，帮头儿大了可不好办哪！”

“师傅……”富宽有点儿急。

老亮低下头，什么也没有说。雪在他背后落着，整个脊梁已是冰冷的一片了。

这一回，黄兴划拉一把木块，把炉火又一次烧旺了：“忠大个儿，你呢？也去吧！”

“俺？不去！穷死不离黄家沟。俺爷闯关东，死在那里；俺爹闯关东，要着饭回来的，大雪天，十个脚趾头冻掉九个。发财的梦，俺没做。爬上崂山顶看看，中国人多得象蟹子爬，就那么一湾子水，就那么几条小鱼崽子，都去争，都去抢，还不知是谁嘴里的肉呢！咱个老实虾，趁早别去凑那号热闹，啃咱的乌泥算了。木匠铺倒了，俺下庄稼地，凭力气，饿不死！”李忠站起来，把一付沉重的工具箱轻轻地背在肩上，走到老亮跟前：

“师傅，俺走了。”

老亮没有抬头。

李忠的心颤抖了，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师傅，俺走了，明儿过小年，平儿他妈叫俺早点回去挑儿担水。”

老亮抬起头，哆哆嗦嗦递给他一支烟，又哆哆嗦嗦给他点着了。李忠不敢看师傅的脸，背转身去，心一横，推开门，一头扑进风雪中去，止不住的泪水雨点般地落下来……

黄兴也背起了工具箱：“亮叔，俺也走了。”

都走了，只剩下老亮和富宽。天黑下来，谁也看不清谁的脸，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默默地坐着。

“富宽，你知道咱木匠行里的祖宗是谁？”老亮突然问。

富宽不明白他的意思：“是鲁班，学徒的时候你就给俺说过。师傅，你？……”

老亮徐徐地讲起鲁班的故事来：“鲁班年轻的时候，上终南山求师学艺，老师傅提出一个问题考他：有两个徒弟学成了手艺。师傅给他们每人一把斧子，大徒弟拿这把斧子挣一座金山，二徒弟拿这把斧子把名字刻在人们心中。老师傅问鲁班，你跟哪个徒弟学？鲁班说，跟二徒弟学。老师傅高兴得哈哈大笑，就把鲁班收下了，后来把什么手艺都教给他了……”他只是说，象是说给富宽听，也象是自言自语。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讲起他讲过几百遍的这个古老的故事。讲着，心境似乎平静了些。他站起来，摸摸索索从泥墙上摘那只生了锈的冰冷的大锁：“富宽，记着，天底下最金贵的不是钱，是良心！走，咱也走。”

他锁上门，又开了，不放心火，进去摸了摸。火灭了，炉壁还是热的。

风雪搅动着，旋转着，怒吼着，铺天盖地而来，仿佛要把小小的黄家沟填满、扫平。家家户户都掌起灯来。在这样的夜晚，那些亮光显得那么微弱而且摇动不定，却是扑不灭的。

走到街心该分手的地方，师徒俩不约而同地站住了，背着风，谁也不肯离去。

“师傅，听说川侄要回来了。”

“来信了，说是明儿。”

“回来就好，你有这么个儿子，年轻力壮，又有一身好手艺，不怕了。”

老木匠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可遏制的热潮。是啊，儿子成人了，还怕什么呢！

他把一包什么东西塞进富宽手里，顶风冒雪地走去了。

“师傅！……”富宽大声喊着。

师傅塞给他的，是那盒没有抽完的烟。

盼 子

第二天，雪还没有停。

黄老亮坐在热炕头上，吧嗒着旱烟袋，眯着眼睛望窗外。这腊月雪，层层叠叠压满他心头。耍了一辈子手艺，跑了一辈子外，年年都是腊月往家走。遇上大雪封山，常常隔到年关那边去。那工夫，家里有个女人火烧火燎地等他、盼他，这阵子轮到他等别人、盼别人了……

昨儿晚上，他一宿都没睡好。思前虑后，老是觉得黄家沟这个木匠铺不能倒，自己二十多年的心血不能白花，社会主义不能半途而废。共产党领着呼隆了这么好几十年，莫非真的叫大风刮跑了？后半夜他做了一个梦：许许多多的人把一辆车子往大沟里推，他在前面顶着，顶啊顶啊，终于顶不住，连人带车一起翻进沟里去了。他出了一身冷汗，醒来了，眨眨眼睛一想，心里倒得到些安慰。都说后半夜的梦是反着的，木匠铺还有救！……他想到儿子。他巴望着儿子快点回来，回来扛木匠铺的大梁。黄兴走了，小金子跟去了，自己老了，富宽是个埋汰人，儿子一回来，再把李忠拖出来，就去找支书，签字画押，订合同，五千块就五千块！照说也该给大伙挣几个钱了，社会主义也不能光吃柞树不绣茧儿！象以前那样开木匠铺，也没劲……

“秀枝，上官道看看，汽车通么？”

正在拌饺子馅儿的秀枝不知道想什么，发着呆呢，听见爹喊她，脸腾地红了：“爹，你说啥哩？”

老木匠说：“上官道接你哥。”

秀枝说：“俺去两回了，兴许是下晌那班车。”

“怕不通了吧？泊石那个坡儿，刀切似地陡，当年俺就是在那儿……”他本想说当年在那摔断过手腕子骨，可嫌过年过节不吉利，

就把下半句吞回去了。

秀枝说：“俺早看过了，汽车轱辘上缠着铁链子，连冰碴子都碾得咔嚓咔嚓响，俺哥只要是能坐上车，跑一千里地也不怕！”

“唔……”老木匠似乎放心了。他嘱咐闺女：“不切那水白菜，多下些葱花儿，多剁些肉，包圆馅饺子。包好了，放着，先别煮。”然后，又眯起眼望那窗外的大雪。

下晌，老木匠坐不住热炕头了。他穿上光了板子的老羊皮袄（那还是秀枝妈活着的时候给他吊的），没跟闺女说一声，就悄悄地出了门，朝离村三里路远的停车点走去。怕脚底下不牢靠，拄着根人来高的辣木棍。路上雪很厚，没人扫，脚落下去没过小腿肚子，亏得前面有人踩下一行脚窝，不然连个道眼儿也看不清。

老木匠埋着头往前走，雪串进裤腿子也顾不得了。快到停车点时，他打个眼罩朝前边看，只见那块歪歪斜斜的站牌下面站着一个人，呵着手，跺着脚，不转脸地朝远外看，全身都成白色的了，象个会动弹的雪人儿。老木匠抹抹眉毛上的雪沫仔细看，原来是秀枝，不由得心里一阵痛惜：这闺女，只寻思不叫她来受这场冻，倒走在俺前边。唉，也难怪，想她川哥呢！这些天早晨，睁开眼就趴在窗上，看外面雪住没住。这痴心的闺女，多象她妈……

一想起下世的老伴儿，老木匠心里就酸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可看看眼前水灵灵的秀枝，就又觉得对得起土下面的人了。秀枝妈死的时候求他两件事：一是别饿着别冻着孩子（她自己便是饿死的啊），二是秀枝长大了给她寻下个好主儿。他流着泪应下，流着汗去做。对待两个孩子他是有点偏心眼儿的，偏谁？偏儿子。两口好吃的，分开，一人一口；只一口，给秀川！他还有点老脑筋，觉得接他木匠家什、支撑门头过日子的，还得指望男子汉。他这样做，还有另外一层只可装心里、不可说出口的意思，他不愿听那些吃饱没事干的人，在背地后里咬耳朵根子、嚼舌头尖子。夜里睡不着，他黑古影里对老伴说：“枝她妈，原谅俺，你活着也得这么做，不是么？……”孩子长大了，哥知道疼妹，妹知道疼哥，哥妹都知道孝顺爹，老木匠欢喜得抹眼泪呀！